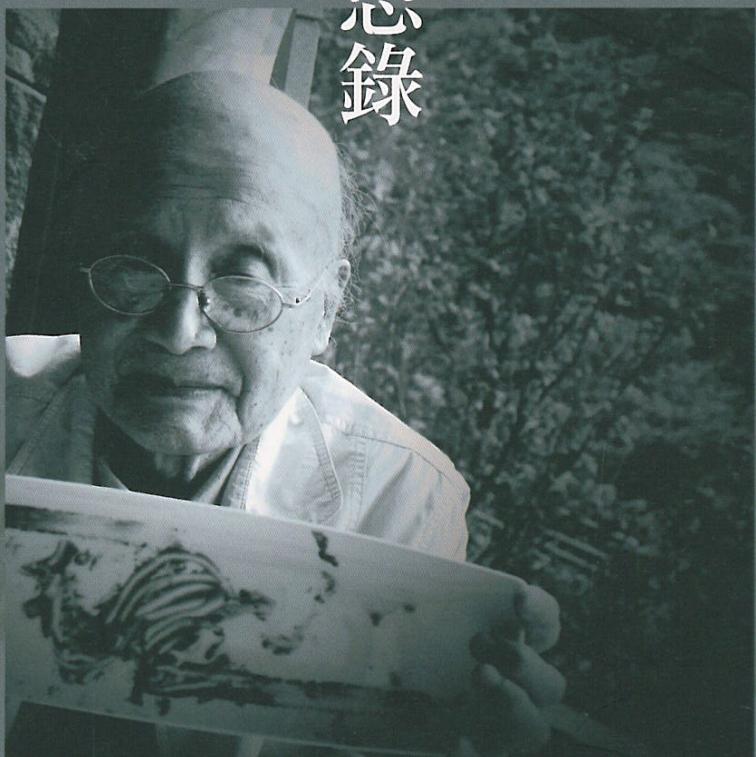


黃天橫先生追思錄



黃天橫家屬

編

懷念黃天橫先生

——益壯會、川柳會、昭和町會的文化人世代

黃智慧

回想起來，二十多年來，我和天橫先生有好幾層緣分……。最早在 1990 年代初期「益壯會」上，認識了這位溫文儒雅的長者。當時我從日本結束學業回國，結識王昶雄先生，成了經常出入他家的「門客」。每次「益壯會」開會前後，總有 4、5 個人會去「少年大仔」王昶雄先生家裡坐坐聊聊。天橫先生總在座中，他話不多，卻言之有物，多能提出平衡各方之見。對於我這個雖聽懂日文，卻聽不懂大家所談內容（台灣文史）的年輕人，他注意到我傻楞的樣子，總會適時給我解說。尤其他喜歡跟我聊『民俗台灣』上的人物，也介紹『えとのす』（Ethnos 日文版）雜誌給我看，告訴我編輯之一黃靈芝，是他的堂弟，貢獻了很多關於台灣民俗、民族學的文章。

雖然我是人類學本科出身，可是對這些台灣文史基本知識卻毫無所知。天橫先生似乎完全洞悉這種號稱讀到博士課程，卻對自家島嶼歷史如同白紙無知的知識份子的窘狀，

他總是不疾不徐告訴我這些文人軼事背景知識。每次會後，我們再散步回到王昶雄家中，延續中午的話題。猶記得從王昶雄家中走出來時，小巷都已夕陽西斜，走在身旁的天橫先生，身影拉得很長，雖然一路無言，我的內心卻感覺十分踏實。

「益壯會」席上大約 30、40 人，每次聚會一起用中餐，沒有規定的主題，卻總有共通的話題，大家很民主、很自由地用自己慣用的語言發言。有人以日語，夾雜一、二句台語，有人台語多，夾雜著日語，而幾位客家文人都用日語發言。時值解嚴後，一個大時代的轉換，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眾人充滿了對台灣前途的期待與不安。他們都是七十來歲的人，依然精力旺盛，總算可以用他們所熟悉的母語（日語）來談論時局，有一種直白的暢快感，會中氣氛高昂熱烈。

王昶雄身材雖小，笑聲特別宏亮，總愛引領風騷，穿針引線帶動話題。巫永福神采奕奕，中氣十足。相形之下，龍瑛宗默默地藏身在入口角落，每次與會都由家人推著輪椅，特地坐火車北上。有時鍾肇政、柯旗化也會大老遠趕來出席，話不多，卻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當眾人議論紛紛時，劉捷會轉頭私下告訴我，他不太贊成主流意見。文人之外，

還有畫家、實業家及其夫人等。女性很少，最亮眼的要屬杜潘芳格和阮美姝二位，她們都和夫婿一同出席，日語精湛，發言犀利，不讓鬚眉。以同樣都是女性，這二位對我特別關照。我曾協助杜潘芳格，將她剛用日語寫成的新詩，翻譯成中文，從中，我深刻理解她在轉換語言時的困境。而從阮美姝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二二八的親身經歷，甚為震撼，聽她鍥而不捨地追尋真相，獨力找尋眾多受難家屬，並協助進行法事，令人打從心底敬佩。

我也是年齡最小的，會裡中壯世代如趙天儀、李魁賢、張炎憲、李敏勇、向陽、林文欽、曹欽榮以及杜文靖等大哥們，也都對我特別照顧，他們總是忙碌地穿梭在眾位日語人之間，請教文壇軼事，深怕有人受到冷落。在這樣一個不同世代、業種、語言交雜的會上，氣氛和樂，天橫先生不搶鋒頭，總是瞇起眼睛，靜靜聆聽，我想他是樂在其中吧。

後來因為工作、家庭因素，90年代後半，我沒有繼續參加「益壯會」。孰料另一場因緣際會，我又和天橫先生結緣。2003年我搬入了青田街，頭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要去拜會天橫先生（益壯會時曾拜訪過）。對於我們能有緣成為鄰居，他也非常高興。他立即介紹了住我家對面的劉（三浦）菊野奶奶，以及夫人瑳瑳女士、公子隆正，我也即刻投身

加入了青田街老屋保存運動的戰鬥團隊，後續經歷了一長串的奮鬥歷程。這個時期，在瑳瑳夫人的努力牽線下，因應著戰後居民的保存運動，在當地出生長大的灣生們於 60 年後，終於在東京讓「昭和町會」（按：日治後期，青田街附近社區屬於昭和町），再度復活。

10 多年來，每年一度 6 月份於東京市谷私學會館舉行的「昭和町會」，是這群灣生們的盛會。在這期間，同一塊土地，同一棟房屋，同一條綠蔭小巷，戰前和戰後二個時代的居民，因這個會而往來互訪，展開交流。天橫先生賢伉儷常聯袂出席，也因為互訪，他們得知早期偶然購入的屋舍，竟然是他所心儀的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移川子之藏教授家的故址。移川家的四名兒女仍健在，固定會出席「昭和町會」。大公子丈兒先生退休後專事水彩畫，他曾經重新描繪移川舊宅的模樣，包含內部隔間與庭園等，這是他們兄妹出生、長大的家屋，一景一物，仍烙印在腦海中。我曾經受到丈兒先生之託，把他所手繪移川家的故居圖帶給天橫先生。他看到這張移川家屋復元圖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丈兒先生只比天橫先生略長 1 歲，濱口昭子比天橫先生小 7 歲，力丸研二先生小 9 歲，都是同一世代的台灣人。他

們在 1920、30 年代，因台灣這塊土地的奶水滋養而長大。多虧有天橫先生和夫人的招待，黃家和菊野奶奶家，都是歸來故鄉的灣生們必訪之地。雖然現實上青田街已經多處改建為水泥大廈，可是能夠和「同儕」們一起聊聊，讓這些失去了所有家產的灣生們，仍然保有住珍貴的童年記憶。那些人性最深刻的記憶，不該被時代的巨輪碾碎消失。溫厚的天橫先生一定察覺到這個道理，他從來不吝伸出友誼之手，促成讓灣生們感受些許安慰的機會。

就在成為青田街的鄰居同一時期，我開始出席台北的日語詩會，分別是台北歌壇、徘句會和川柳會。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最後我留在川柳會，跟隨李琢玉老師習作川柳。台北川柳會（後來改名為「台灣川柳會」）成立於 1994 年，初期黃靈芝先生也有作品，後來專事於徘句。同為 17 個字的短詩，徘句重視景物，川柳比較重人事。和這位不世出的文壇奇才堂弟稍有不同，天橫先生選擇了川柳創作。

川柳是大正時期開始風行的短詩，不需要高學歷，中學生就可創作；是一種庶民也可以晉身大詩人的文學型態。會長李琢玉先生比天橫先生年齡小 4 歲，一間小印刷店的業主，卻得過日本幾個大獎，才情之高，令許多日本人自嘆弗如。他們都是大正時代出生的台灣人，懂得運用川柳手

法來表現幽默、詼諧，以至於戲謔的詩境。記得是我先入了川柳會，實在太有趣，我勸說天橫先生也來加入。沒想到他後來真的就加入了。他不見得常出席，卻認真投稿。有時在青田街的街角散步遇到他，反而是他催我，怎麼最近我沒有交稿。當我們聊到近期川柳傑作的絕妙處，很自然地跨越了世代差異，這時兩人會心一笑。

へそ曲り川柳会の優等生

(平常看似偏執硬拗的個性，在川柳會上卻是高材生的資質)

這是他所詠的一句作品，從側面角度看待人生，再怎麼難纏的人物，也有另一份長才得以發揮，值得欣賞。短短幾個字傳達了天橫先生一貫的寬容與敦厚，這種綿柔的力道，孕育出細水長流的哲學。入川柳會時，他已經 80 多歲，他持續投稿到 90 歲，成為台灣川柳會史上最高齡的創作者。

出生於大正年代，成長於昭和初期，這一個世代的台灣人，不論當年被稱為本島人，還是內地人，他們的青春年華適逢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蓄積了巨大的文化能量，後來他們也遭遇敗戰打擊，歷經戰亂，看遍人生流離與悲喜百態。或許天橫先生就是憑著這一股睿智，這一份溫柔的視線，得以堅定完成了人生該走的旅程。

黄 智慧

コウチエ
(台北市)

日課です家庭と仕事どちら取る
待ちきれぬ口にやけどを小籠包
ケイタイの嵐を浴びる待ち合わせ
本気でもどうにもならぬ男女間
いうなれば外交戦は錢ごっこ
ゲーム漬けに追い込む親の無関心
果たせない約束をしたのも情け
居眠りを相槌と見て牧師様
ブレークの踏み方にみるお人柄
屁理屈を一蹴したと夢の中
手書き減り早々も亦死語となり
無理すれば何でも出来た若い頃
朝顔に聞く寝不足の化粧術
生涯を半ばを越したという焦り
母だけど困ったときは母を呼ぶ

黄 天横

コウテンオウ
(台北市)

若き日の野望何処かに置き忘れ
はげむ人はげまぬ人も運次第
失敗も高飛びすれば大富豪
食事代けちつた分が薬代
こぼしたらもとに戻せぬ愛すコーヒー
消防の水でも消せない心の火
嫁衣装ふくれた腹をぐつと締め
年毎に賀状の減りゆく御隠居さん
火事と聞けば選挙区かと議員族
からかいのつもりが遂に縁結び
見合いより恋愛が多い離婚沙汰
ドラ息子俺の種には違いなし
よい夢を見ようと寝がけにメガネかけ
生涯かけ歳追ひ越せぬ姉女房
へそ曲り川柳会の優等生

黄天横先生は台湾川柳会最年長の会員です。五年前の九〇歳まで投句してくれました。ここ数年句会に出席していませんが、時折小生に電話をかけて来て、年会費払うから取りに来なさいと言ってくれます。お会いするといろんな謹言話をしてください、大変勉強になります。

花吹雪阿公のうんちくもう聞けぬ 杜青春